Z世代文化报告

中国香港作曲家梁皓一：那时创作，我似疯癫

【文/青年报记者 陈宏 图/青年报记者 常鑫】

19岁，他打动了知名游戏《最后一战》的作曲家马丁·奥当劳，成为他至今唯一的弟子；21岁，他被知名导演林超贤相中，成为了爆款电影《长津湖》的作曲，并被提名金鸡奖；随后他又凭借《长津湖》的创作，拿下了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。近期，他作曲的电影《焚城》刚刚热映，他为上海交响乐团创作的《中国厨房——味觉的盛宴》也刚刚完成了世界首演。

年方29岁的梁皓一，已经成为了电影界、游戏界以及职业交响乐团圈普遍欢迎的作曲家。这位中国香港青年作曲家近日做客青年报·青春上海《Z世代文化报告》，畅聊了自己的成长往事。他用“像是疯癫了一般”，来形容自己学习和创作时的状态，与年少成名总是挂钩的“天才”“天赋”，他说起来倒是不以为意。

“现在才觉得12岁就看总谱，是不正常的”

梁皓一1995年出生在中国香港，家里算“半个”音乐世家。父亲喜欢的是画画，完全不懂乐器，母亲读书时学过钢琴和美声，“虽然读大学后没再继续，但她还是业余合唱团的指挥”。于是，在母亲的规划下，梁皓一和很多香港乃至东亚的大都市小朋友一样，5岁开始学乐器，但跟作曲八竿子也打不着。

最基本的钢琴之外，因为要报考的小学“很好”，要求报名者会第二门乐器，他又学了大提琴。“那个时候，爸妈就拿着两张图片让我选，一张是小提琴，一张是大提琴。”梁皓一一看大提琴的乐手可以坐着，忙不迭选了它，“真的坐下来一看，大提琴竟然那么大！”到了小学三年级时，学校乐队的老师让他临时顶班打击乐，“发现我节奏感很好，于是我学的乐器里又多了打击乐”。

梁皓一开始学习乐器的时间，还是在千禧年，吸引小孩子注意力的网络、手机彼时都还不成气候，他“逆来顺受”地沉浸在了音乐中。至今回想起来，梁皓一“10岁以下的所有记忆，都是音乐上的记忆”，他能记得的，只有什么时候学了什么不同的乐器，以及学乐器过程中的一些故事。以至于聊到后来，记者问他“作为一个年轻人，这个花花世界对你就毫无诱惑力吗”，他苦脸叹气，“没有什么别的时间，周末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，就一直在学习各种乐器，上音乐课”，“诱惑的前提是你得知道有这个诱惑，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哇”！

12岁是梁皓一的分水岭。这一年他似乎突然有了自己的音乐“世界观”：他爱上了音色低沉“最接近人声”的大提琴，“我那位法国籍的老师教我时，我已经不只是问他大提琴问题了，我会花很长时间去看总谱”，“我很好奇，除了大提琴声部，别的乐器的部分是什么，要表达什么”。为了翻总谱，他经常进香港演艺学院的图书馆，“那边资料很多，我边看边想一些素材

该怎么做”。

这份好奇，后来成为了他“跨界”去学作曲的内在动因，但直到他成年、成名后，他才知道这份好奇的珍贵，“12岁的孩子去看总谱，是不正常的”。如今的梁皓一，在功成名就之后，才爱上了踢足球，“我才发现原来足球也这么吸引我，甚至我在美国、欧洲也都有一起踢球的朋友”。尽管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那么多有趣的生活，作曲仍然是他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。

“在没有阳光的地下室内，我很疯癫”

在梁皓一走向职业作曲家的途中，他幸运地遇到了“引路人”。

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梁皓一离开了家乡前往美国留学。他依然是学习的乐器演奏，主攻大提琴，但此时他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对作曲的渴望，“连我老师都说，我学习的方法不像是要做大提琴演奏家。演奏家练琴，时间肯定都在技巧的反复训练上，但我更多的时间，是用在琢磨‘作曲家为什么这里要这么写’。”

那个时候，他和几位同学一起租住一套大house。“音乐太大声了，如果我住一楼，同学们就没有办法睡觉，”他主动选择了“终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”，“地下室的空间比一楼房间要大不少，我就把搜集来的总谱，围绕床一周，都摊在地上和桌面上”，在这样的空间里，他感觉拥有了全世界。在网络上看总谱没有那么方便的年代，他找到了大量的曲谱，“有学校的，有网上订货的，甚至是从欧洲买过来的”，“感觉时间变得很珍贵，每天除了上课和睡觉，我几乎都在研究总谱”。

他涉猎的范围很广，包括交响乐、电影音乐、游戏音乐。“看电影时，我就不断按暂停键，就是看作曲家的音乐在做什么，留意他的音乐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停，什么时候是高潮，什么时候是往下的。”这段被他形容为“很疯癫”的时光，引起了学校一位老师的注意，“他并不是专业老师，我是在工作中认识的，深入聊到我的志向后，他决定将我推荐给著名作曲家马丁·奥当劳。”

对马丁·奥当劳，梁皓一并不陌生，他研究了他几乎所有的音乐总谱，“后来正好有一次马丁来到学校，我们老师跟他沟通后通知我，马丁可以给我15分钟，这位老师跟我说‘你得在15分钟内拿出全部本事去打动他’！”

梁皓一当时还不知道，马丁没有收过学生，似乎也没有收学生的意图，但这次会面却给了马丁“极其深刻的印象”。“那次会面并不是一次考试，他先跟我聊了一些他作曲的作品，会提到某些游戏音乐或者场景，结果他说什么我都知道，我熟悉他所有的音乐。15分钟的最后2分钟，他让我给他听了我准备的自己的一个小作品，是一个交响乐里的两个小节。听完之后，他给我留下电邮，让我把完整版发给他。”一年后，19岁的梁皓一正式成为了马丁第一个学生，也是至今唯一一个学生。

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即使有天赋也不行，“我觉得我对作曲甚至有了‘执念’，那个时候马丁要我做什么我都做，他让我读什么我就读，比他要求的还多”。如今，马丁已经退休，却依然高度认可并关注着梁皓一，甚至特意从洛杉矶飞来香港看他音乐会的首演。

“他当年就说，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像我这样的十八九岁的年轻人，有这样一份坚持、这样一种奋斗的精神——我至今连坐飞机都是在看肖斯塔科维奇，做音乐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，”他无比骄傲地说，“但其实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缺这样的奋斗精神，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！”

“做电影音乐时，我就像一位演员”

梁皓一作为作曲家的成名，早得让太多同行羡慕。

2016年10月，博纳影业准备以2015年也门撤侨事件为原型，筹拍电影《红海行动》。电影于2017年2月正式开机，刚刚执导了《湄公河行动》的香港知名导演林超贤继续掌舵。在创作电影原声音乐的时候，他和剧组相关人员一直在选择契合的作曲家，但是找了几拨人，都不甚满意。后来林超贤就给剧组推荐了梁皓一，跟工作人员说“你们去找找那个小孩子，看看他在干什么”。“也正巧，我在作曲。”此时的梁皓一，21岁。

梁皓一在香港音乐圈内差不多算是“小神童”，在成长的过程中开过很多次音乐会，林超贤听过其中的一场音乐会，对这个“小孩子”颇有印象。后来梁皓一在接受采访时，屡次形容这次邂逅“是一个奇妙的故事”，因为他和林超贤都不记得到底是哪一年的哪一场音乐会，“林超贤导演看人很准的，他培养出来的很多有才华的人，都是像我一样，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看中”。

电影作曲的关键，是和场景乃至声效都要进行配合。一开始有点经验不足，加上电影的节奏对作曲来说还挺难，没人能想到，从美国赶回来的梁皓一能那么快就找到状态，“大概也正是因为那时候年龄小，完全没有思想包袱，只想着配合好电影，此外，大概就刚巧是我对管弦乐和电影都有一点认识”。电影做后期时，剪辑可能会经常推翻此前的逻辑，重新调整顺序和节奏，对作曲家来说，就得跟着调整自己的音乐，“有时候抽掉一拍是没问题的，音乐不影响，有时候就得推倒重来，这是作为电影作曲家必备的技能——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会的。”

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，他的“凡尔赛”有着深厚的根基，每一次看电影时按下的暂停键，都“内化”成了他21岁时的一鸣惊人。电影上映后，片中的原声音乐让很多人印象深刻。“在这部电影里的训练，成就了后面的《长津湖》《紧急救援》以及刚刚上映的《焚城》。”梁皓一也凭借《长津湖》的音乐，在2022年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，并在2023年获得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。

“获奖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鼓励，但我创作的使命并非为了拿奖，”梁皓一说，为此，时至今日，他创作时仍然会像当年在美国的地下室中一样“疯癫”“怪癖多多”，“做电影时，我就像一位演员，我会把自己关在创作的房间里，把自己代入电影角色里，用他们的语气，很用力地去说他们的台词对白，我觉得只有真正投入到角色里，你才会想到音乐上不一样的东西。”

“想让世界在我的音乐中，感受中国文化”

电影音乐上的获奖，让梁皓一在业内有了不小的名气。事实上，他写的电影音乐虽然部分也有流行元素，但大部分都是交响乐的结构，拿出来可以单独做交响音乐会，所以，不仅是电影界爱他，古典乐界也同样爱他——前两年，他还担任了著名的香港管弦乐团的青年资助委员会主席，负责乐团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推广。

著名指挥家、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，对梁皓一欣赏有加。在香港的亚洲协会和梁皓一认识后，连连称赞他“very interesting（太有趣了）”，余隆调侃说，“你一个香港人，作曲了内地这么多有名的电影——是真的很有名，因为是一些连我都知道的电影！”今年的2月20日，在林肯中心的大卫·格芬厅，余隆执棒纽约爱乐乐团奏响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，音乐会以梁皓一最新作品《月之序曲》的世界首演开场，这成为了这对“忘年交”的首次合作。

但在此之前，余隆已经促成了梁皓一和上海的结缘。去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（MISA）开幕音乐会，“00后”青年指挥家金郁矿首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，上演了中外多位作曲家的“宇宙主题”作品，梁皓一的同名作品《元宇宙》是其中的重要一章。金郁矿评价梁皓一说：“他的《元宇宙》第一乐章有都市生活的快节奏，演奏难度大，变化万千，演奏家和我简直是一起在台上‘跳舞’。”今年的MISA闭幕音乐会，余隆再次合作梁皓一，奏响了委约创作的新作《武侠——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而作》；11月底，他为上海交响乐团145周年和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10周年创作的《中国厨房——味觉的盛宴》，由上交驻团指挥张洁敏在上交音乐厅完成了世界首演。

频繁的合作，自然是因为梁皓一的才华和他天马行空的音乐想象力。像此次的《中国厨房》，他的“脑洞大开”让音乐时而有趣时而温情。“音乐厅10周年，我就写了10个乐章，上交145周年，我序曲就用了1、4、5的音符组合，”他说，这些基本的框架确定后，一开始并没有“吃”的创意，自己就一直在思索“怎样才可以把中国的文化，给不同地方的人去感受”，最后决定用各地美食，“10道典型的中国菜，可能国内国外的人都会懂一些，而且各地的菜，也能勾起大家不同的情感，会有共鸣——共鸣对作为中国作曲家的我来说，蛮重要的。”

这场音乐会引发广泛的好评。低音提琴的琴弦拉过定音鼓传出的幽远的声音，创意十足；菜刀和特效音色镲片模拟的片皮烤鸭场景，诙谐生动；海洋鼓、亚洲风铃甚至锅碗瓢盆的加入，更是丰富了音乐的表达。作为一名年轻的作曲家，梁皓一并不追求贝多芬和马勒一般的深刻主题，“主题是作曲很自然的一个思维，每一个作品都有，但我不刻意追求主题深刻，我只想写出好的音乐，让演奏者开心舒服，让观众能被音乐感染到”。

但是，这不妨碍他有自己的信念和使命感，“因为音乐是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的，作为一名中国作曲家，我想让世界在我的作品中，感受到中国人的文化”。